『生』还是『升』

谢 军

多年前参加过一档杨澜主持的访谈节目，当期的主题是《“生”还是“升”》。访谈嘉宾除了刚升级为新妈妈的我之外，还有一位在IT大公司的女性，35岁的她正处于职位晋升窗口期和女性生育倒计时警报响起的年龄。

最终，我支持的观点是在生活状态可以自主选择决策条件下，到了什么年龄就干什么事情；而她则选了“升”。那次访谈节目让我很难忘记，现场本能地替她感到可惜，觉得有些生命角色的体验一旦错过，日后用再高职位的薪资也替代不了。

“生”还是“升”，看似无论选哪边都像辜负了另一边的选择题，真的没有两全的处理方式吗？社会的大环境越来越卷，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再加上数字化时代到来打开了一个多彩的虚拟世界，太多的理由令越来越多的育龄女性别说做母亲了，连婚都懒得结。问为什么不找伴生娃，年轻或已经不年轻的她们给出的理由很一致——太麻烦！

回头想，自己似乎也曾经浅浅地体验过在职业前程和家庭责任之间如何抉择的困惑，好在心底总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花开有季”，于是在32岁那年放缓职场的前行步伐，升级成为一个小公主的妈妈。

成为母亲之后，我才慢慢体会到什么是生命的牵挂和生活的无奈。女儿八个月大时，我接到一个必须出差的任务。那天早晨特意让父母把她带到楼下玩，电梯门合上的瞬间，自己的眼泪一下子就落了下来。原来所谓职场妈妈的干练，不过是把柔软藏进更深的角落，在人前维持体面的假象。那几年学会了在高铁上回复邮件，在会议间隙随便吃一口，在深夜哄睡孩子后打开电脑继续写方案，也学会了区分“必须亲自做的”和“可以交给别人的”，还知道对不必要的应酬要说“不”……在效率与陪伴之间寻找那个微妙的平衡点挺辛苦，为母则刚这句话一点不假，为了孩子，妈妈什么都会去学、去改、去做。

那些年，因工作经常出差，飞机上一本杂志上的胶卷广告令自己陷入沉思。那是一个西装革履的出差者，正捧着孩子的照片出神，配文写道：“孩子，不知道拿下MBA学位能不能令你过得更好，但我知道，错过了你成长的精彩瞬间……”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砸中我心中最柔软的位置，似乎自己做错了什么。

如今女儿已经长大，翻开女儿的成长日记，里面记录了她第一次叫“妈妈”时，我愣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瞬间；有孩子发烧的夜晚，自己抱着她在客厅里来回踱步，看着窗外的天色一点点亮起来的无奈；还有小丫头的幼儿园汇报演出，我在台下举着相机却怎么也找不到哪个化着浓妆的小人儿才是她的一脸苦笑……这些琐碎的、疲惫的甚至一度让我崩溃的瞬间，如今都变成了温润的珍珠，串起了一位母亲记忆中最宝贵的财富项链。

从小到大母亲常同我讲的一句话：“怕苦的人苦一辈子，不怕苦的人苦半辈子。”母亲反复叮咛，可能是因为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时代最优秀的品质就是“艰苦奋斗”，母亲担心我会因为留恋一时舒适选择偷懒的人生。如今我也把这句话讲给女儿听，不知道对于已经达到经济独立且目前只需考虑自己人生规划的小妞，会怎样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可以说，成为母亲之后，自己才真正体会到了生命的成长。所以，女儿从小到大我常对她说的一句话是：“谢谢你，让妈妈更快乐，也更坚强。”这真不是煽情，而是发自肺腑。

说到女性力量与母亲话题，谷爱凌的故事被反复讲述。人们津津乐道于她的天赋与努力，以及“母系家族”的支撑体系——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在母亲和外婆的托举下成为世界冠军，优秀女孩的成长经历让世人见证了什么叫作“妈妈爱的力量=无限可能”。

所以，谈论“妈妈经”时从来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而是所有参与养育的女性共同体——她们用各自的智慧和韧性，托举起向上人生的渴望。谷爱凌是个例，但母亲角色释放的能量一定是现象级。找到适当的节奏就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渴望与局限，以爱为舟一步一步开启远航的风帆。

时代变了，但母亲的角色和责任没变。

相信，“生”或“升”之间不该是单项选择题，一定会有能够两全兼顾的方案。不过，即便这是一道单选题也没啥可怕，想明白了就去作选择，顺其自然不留遗憾就好。

很庆幸，自己没有把“生”还是“升”当成选择题来处理，一切都刚刚好！

新大众文艺 大众抒写

在阅读中相互成长

常玫瑰

两年前，泰州医药高新区打造了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二楼是“玫瑰有约”书吧。他们把我聘为书吧的管理者，因为我不拿工资，所以一楼的地方免费提供给我开馄饨店。

新店开张时，来了很多我的顾客和文友，其中有一位文友专门画了一幅画送来，画上有玫瑰花和馄饨。她问我，你有玫瑰和馄饨，你还想要什么？我说，我还想要吸引更多的人，加入阅读中来，我们一起感受这人间互递的美好。

这两年，馄饨店发生了太多关于阅读的故事，我将这些故事一一变成了我馄饨店里的文字。小姑娘是一名初一学生，去年元旦期间，她跟父母提了一个小小的心愿，说：“这个假期，我哪都不想去，我希望你们能带我去看看边开馄饨店，边阅读写作的常玫瑰阿姨。”那一天，他们一家三口来时，我店里正好有几个文友在相聚。小姑娘吃了馄饨，还受到了我们几个文友对她阅读写作的点拨。临走时，我和小姑娘妈妈互加了微信。小姑娘笑着说了句“常阿姨，我还会再来的”。

后来，我将小姑娘的故事写进了我的文章里，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新年开初，遇有如此暖心的小粉丝，我感到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前行的动力！没想到，几天后，我在她妈妈的朋友圈里看到了她写我的一篇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一碗普通的馄饨，却能在这里感受到温情；一个热情的笑容，就能感受到家的温暖；一句真诚的指导，便能感到无限的宽慰。

一段时间后，我陆续在泰州晚报小作家版上看到了小姑娘的几篇文章。她妈妈悄悄对我说，常姐，受您影响，我女儿如今也喜欢上了观察生活和书写生活。前些日子，我作为江苏省的新大众文艺代表去北京参加了“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在现场见到了莫言老师，也见到了不少名人大咖。回来后，我写下了关于这场活动的系列文章：“世界给我温暖，我努力留下文字”，发在了我的公众号上。

后来，我在“阿紫文学沙龙”公众号上读到了小姑娘又一篇写我的文章《榜样的力量》。里面有一段让我特别感动的话：榜样的力量，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震撼，而是细水长流的滋养。常阿姨就像一盏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让我相信，只要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平凡的我们，也能在自己的天地里，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看完文章后，平凡的我没想到小姑娘会以我为榜样，所以就给她回了这么一段话：我的创作素材大多来源于我的馄饨店。我的馄饨店就是一个大大的人世间。我写我的顾客，我写我自己，顾客是我的读者，我也是我顾客的读者。我们在相互阅读的过程中，各自获得了自己的成长。我相信，扎根生活的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的姿态。小姑娘，你何尝不是鼓励我向前的明灯？

欢迎读者向本栏投稿，来稿请发：ygb@xmwb.com.cn，邮件主题标明“新大众文艺投稿”。

万壑松风图（国画） 蔡天雄

山不见我

陈飞翔

难得周末，北京的天终于暖透了，便让儿子陪我到京郊踏踏青、爬爬山。山路弯曲，儿子走在前头，步子轻快。我落在后面，慢慢地跟。他走一段便总是要停下来等我，回头看我一眼，也不催。

到了半山腰，我们坐下来喝水。风从山坳里吹过来，带着青草的气息。儿子指着石缝里一棵松树说，长得歪歪扭扭，倒也精神。我说那棵树不容易。他说，它也没别的办法。我笑了笑——是啊，没别的办法，也就只能这么长。可长在山岩缝里，未必不好。有些山，在眼前是景；压在心上，才是山。人生要爬的山很多，有些是别人给的——世俗的眼光、他人的期待，听多了就堆在心里。有些是自己搬来的——欲望太多，满足了这个，又念着那个。还有抉择、不舍、愧疚……放不下，便一层土一层石垒起来，不知不觉就成了山。

年轻时总觉得爬山就要登顶，半山腰不算风景。站在山顶上，风大视远，沟沟坎坎踩在脚下，那滋味确实痛快。到了中年，慢慢懂得有些山你永远无法登顶，有些山最美的景就在半山腰，就在山脚下。觉得累时，席地而坐，整座山便是你的靠背。如同儿子的等待——他不催我，也不嫌我慢，这就是依靠。

当然，山不会因你的理解而消失。老人的健康、儿子的成长、工作的压力……该爬的山依旧在。

有一回遇到一个坎，怎么都过不去。有人和我说，你非要翻过去干什么？绕一下不行吗？退一步不行吗？我愣了半天，忽然就放下了。那一次我没有登顶，但比登顶还轻松。

我开始学着看山。看山是山，不觉是山便不是山。当你不再把它们当作必须征服的目标，山就不是山了。老人的健康，尽心尽力，而不把整座山扛在肩上。儿子的成长，有他自己的路，陪他走好每一段就够了。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做到问心无愧。

半山腰其实挺好。回头看看来时的路，哪些坡太陡不该硬爬，哪些石头本可不踩。往前望望，不急，慢慢走总能到的。不像山顶，风大站不稳，反而看不清方向。半山腰有树有石，有风有云，有儿子坐在旁边。这样的山，是景，不是压在心上的石头。

儿子喊我：爸，走吧，快到山顶了。我喘得厉害，膝盖也开始酸。我说，不爬了，就到这儿吧。儿子走下来几步，跟我一起坐在那块大石头上。半山腰的视野不错，能看到整个北京城，也能望见另一座山淡淡的轮廓。我们坐了许久，没说几句话。风从山坳里吹来，不凉不燥，刚刚好。下山时天快黑了。儿子说，爸，下次还来吗？我说，来。

山在那里，你可以选择不爬，或者爬一半就歇，或者绕过去。不必每一座都登顶，也不必把每一座都扛在肩上。把石头放下，山就还是景。好的情绪相互滋养，就像儿子等我、我陪他走——谁也不累，谁也不怨。

儿子走在前头，我跟在后头。山路还长，但我学会了，不急。不觉是山，便不是山。这样就够了。

家的意义

杨 格

父母去世之后，弟弟问姐姐和我：“爸爸妈妈都走了，你们以后还会到贵阳来吗？”我们毫不犹疑地回答：“当然要来！”

我们这三姐弟，姐姐和弟弟都是父母所在大学外语系毕业的。我是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读的汉语言文学系。姐姐毕业后被分到中专教英语，后调到父母所在大学外语系教书；弟弟从事外贸工作，被公司派到孟加拉国待了三年。本来一切都很安稳，不想，矛盾来了，在广州工作的姐夫希望姐姐和他们的女儿回广州去，并联系好广州中医药大学，作为人才引进，意味着姐姐和他们的女儿一到广州就有户口。

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但调令发到父母大学人事处，人事处考虑父母年纪大了，又经常生病，身边不能缺少子女，所以，征询父母的意见是不是放人？父母也很纠结，姐姐更是着急，怕错过机会。就在这时，弟弟回到了贵阳，得知这个情况后，他毅然留在了贵阳，放弃自己工作发展的机会。他表示不会离开父母。我当时已经到上海多年，因为住房小，也不能接父母过来，心里很愧疚。听到弟弟的决定，心里安定了许多。弟弟这一留，就承担起照顾父母的重任。姐姐和他们的女儿顺利去了广州，一家人团圆。

2009年，我大病一场，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母亲叫弟弟来照顾我。弟弟来了一个月，每天换着花样给我做三顿饭。我先生不会烧饭做菜，所以，只能靠弟弟。一个月到了，看着我能够站起来，弟弟放心回贵阳了。父亲去世后，姐姐把母亲接到广州，母亲在广州住了三年，那三年的春节，我从上海去广州，弟弟一家从贵阳到广州，我们在广州团圆。我每天的任务就是牵着母亲的手，在姐姐大学的校园里陪着母亲转悠。三年后，母亲因不适应广州的天气，弟弟把母亲接回贵阳。回去后母亲身体不适，弟弟请了全天候的护工一起照顾她，母亲在最后四年生活得很开心。

今年春天，我和姐姐、姐夫约好一同回贵阳扫墓。弟弟来接我们，他在微信里说：“想到你们要来，我激动得睡不着。”弟弟知道我想看油菜花，第二天专门开车带我们去看贵定的“金海雪山”，金海一般的油菜花一望无际，太壮观了。弟弟在我们看花时给我买了我最爱吃的折耳根，折耳根炒腊肉是贵州人的美食。没过几天，央视新闻联播就报道了“金海雪山”，弟弟选的油菜花地真让我们大开眼界。都说父母不在了，家就散了，我们这三姐弟没有散，维护住了这个家。

七夕会

一溪春水向东流

陈 琪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唐朝诗人张旭这句诗，恰合我此行心境。早春风轻，草木含香，我驾车从天台县街头镇集市出发，沿省道往邻县磐安赴约。身为天台人，始丰溪是镌刻心底的母亲河、诗意栖居地。我从小在始丰溪畔的张思村长大，饮其水、沐其波、踏其浪，看她迎着晨曦潺流，伴着落日静淌，却从未寻过她的来路。群峰有脉，江河有源，树木有根。一场溯源而行的邂逅，便在不经意间相遇。

省道其实是条山路，路并不宽阔，但水泥路面平整，依着山势蜿蜒伸去，犹如仙女抛下的一条玉带，飘逸地嵌在连绵群山的褶皱里。车子像一叶扁舟，在青绿汪洋里破浪而行，弯道一个接一个，每一弯藏着新奇的景致，每一坡含着别致的意趣。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须臾片刻，驶近里石门水库。里石门水库除这官方名字外，又称寒山湖，因“和合二仙”之一的唐朝诗僧寒山子曾在此隐居而得名，东端的大坝在台州市天台县龙溪乡里石门村，西端是水库的尽头，位于台州市天台县街头镇丰源村、金满坑村。寒山湖被苍翠高山张开双臂怀抱，碧波荡漾，错落有致，一行白鹭时起时落，湖景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像天然去雕饰的巨大翡翠，又像一面镜子倒映在天空中。

越往磐安，山势渐高，林木愈密，大磐山的轮廓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行至一处陡山弯，道旁林木掩映间一方青石矗立，碑上赫然印刻：始丰溪源头。我蓦然惊喜，将车停放妥当，大步走近。青苔覆碑，朴实无华，无人问津，却分量十足。目光顺着碑下俯瞰，深幽谷底处，一眼细泉从主峰西南麓涌流而出，水流急处玉珠溅石，水流缓处漫流徜徉。掬水洗脸，清冽入骨；醒神洗心，涤荡入脑。万物皆有来源，万事皆有来处。天台人世代相依的始丰溪，竟是从这深山腹地发源启程，一路向东，穿山越谷，百曲千折，川流不息，出磐安县大盘、方前两镇，入里石门水库（寒山湖），贯通天台全境，在临海市与永安溪汇合为灵江，灵江流经临海市、椒江区，在台州湾注入东海，绵延130多公里。“碧涧清流多胜境，时来鸟语合人心。”“和合二仙”之一的唐朝诗僧拾得笔下的诗句，正是始丰溪生动的写照。

《道德经》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始丰溪源于磐安、盛于天台，不为县域分界而断流，不因地势环境而止步，不舍昼夜、应时变幻，遇物赋形、随方就圆，通达融汇、柔软婉转，滋养万物、生气蓬勃，灌溉十几万亩农田，防洪守护五十万人口，优质供水千家万户，是天台生态的命脉、经济的动脉、文化的根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是始丰溪的使命，也是她的归宿。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根本固者，华实必茂；源流深者，光澜必章。人生行迹如同始丰溪的轨迹，初起微末，少时奔放，青壮沉稳，暮年通透，厚积薄发，终成大器。

抵达磐安县城时，夕阳斜影映晚霞，落日余晖照文溪。

友人围炉夜话，共饮一溪水，同走一条路，山水本无界，情缘亦无疆。一溪春水向东流，流过的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灵秀风光，流下的是同源同脉、同向同行的乡愁风尚，流传的是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的底蕴风骨。

旅游